

夷

堅

志

二



夷 堅 志

(二)

洪 邁 撰

夷堅甲志卷第十一 十八事

梅先遇人

予宗人慶善郎中興祖紹興十二年爲江東提刑治所在鄱陽王元量尙書鼎從假二卒往夔峽旣回拜于廷其一梅先者獨着道服拜至十數不已慶善訝之答曰伺郎中治事退當請問以白少頃慶善坐書室梅復至曰初至夔州數日有道者歷問所從來令某隨之去某應曰諾道者曰汝當有妻孥安能捨而從我某曰惟一妻一子今得從先生視彼如涕唾耳道者甚喜曰汝能若此良可教吾將試汝卽於糞壤中拾人所弃敗履令食初極臭穢強齧不能進道者笑自亟啖之曰如我法以食歷數日覺不復臭而味益甘軟又問所以來此爲何事答曰奉主公命爲王尙書取租入曰如是當歸畢之此公家錢如未了不可從我他日未晚也某曰家在江東相距數千里豈能再來曰汝思我我卽至矣又授藥方三道曰若乏用時可合此藥貨視一日所用留之有餘弃諸道上以惠貧窶或無食則茹草履人與酒食但享之特不可作意大抵無心乃得道耳某拜之數十又與某道服曰汝歸見主公時拜之如拜我但作此衣勿易也慶善曰果如此勿復爲走卒命直書閣以自近嘗召使坐取草履試之梅展足據地坐淨滌履而食每數日卽飲水少許久之吐其滓瑩滑如碧玉以示慶善慶善復還之梅徑取投口中食履盡乃已時方二十四歲卽與妻異榻曰人世只爾殊可厭惡汝盍同我學道不然隨汝所之妻始猶勉從不一年竟改嫁慶

善後予告令往丹陽茅山預三月鶴會山有洞常人欲入須秉燭然極不過數十步即止梅索手而入無所礙聞石壁中若人叩齒行持者至最深處得一澗澗中水數尺細視有書數軸取得之才需漬其半乃元祐中劉法師所受法錄也後送慶善還丹陽慶善有外兄病每食輒吐梅曰瓢中藥正爾治此取數粒與服一日即思食旬時病盡失去慶善寓訊代者爲除兵籍既得文書遂辭去後數年曾一歸鄉里今不知所之

食蟹報

洪慶善從叔母好食蟹率以糟治之一日正食見机上生蟹散走大恐呼婢撤去婢無知復取食爲一螯鈴其頰盡力不可取頰爲之穿自是不敢食蟹

瓦隴夢

洪慶善妻丁氏溫州人雖居海濱而性不嗜殺後至江陰有惠瓦隴百餘枚不忍食寘之盆中將以明日放諸江夜夢丐者甚衆裸體羸瘠前後各以一瓦自蔽皆有喜色別有十餘人愀然曰爾輩甚樂我一何苦也丁氏寤而思之以瓦蔽影必瓦隴也夢中能密記其數取視之已爲一妾竊食十餘枚乃愀然者也得活者與夢中數同

促織怪

洪慶善爲湖州教授日當秋晚宴坐堂上聞庭下促織聲極清詣其所聽之則聲如在房外復往房外則

又在庭下。甚怪之。別令一人往聽。則移在床下。又詣床下。則乃在其女床側。竟不能測。是年妻丁氏捐館。次年女亡。

大錄爲犬

秀州華亭縣吏陳生者。爲錄事。冒賄稔惡。常帶一便袋。凡所謀事皆書納其中。旣死。夢于家人曰。我已往湖州顯山寺爲犬矣。家人驚慘。奔詣寺省問。一犬聞客至。急避伏眾寮僧榻下。連呼不出。意若羞赧。其家不得已遂還。旣去。僧語之曰。陳大錄宅中人去矣。方振尾而出。此犬腹下垂一物。正方。宛如便袋狀。皮帶周匝繫其腹。猶隱隱可辨。洪慶善嘗與葛常之侍郎至寺見之。詢諸僧云然。

蔡衡食鱸

蔡攸之子衡。爲保和殿學士。將入朝。家人呼之不醒。意其熟睡。乃爲謁告。至辰巳之交。方覺。謂家人曰。我非睡。乃入冥耳。初寢時。有人云。某官召。隨以行。至官府。其人入報曰。追蔡衡至。旣入。獄吏問曰。近日殺生何也。答曰。某舉家戒殺。無有是事。吏曰。此間不容抵諱。吾徐思之。近往池上得鮮鯉。因鱸食之。但此一罪耳。吏曰。是也。卽取鐵鉤貫頰挂樹間。數武士齮肉。頃刻而盡。約食頃。體已復故。主者延升廳事。抗禮拱手問曰。保和相識否。吾乃太師門人沈某也。太師今安否。答曰。適方受刑。痛楚未定。少憩當言之。主者命飲以湯。卽不痛。徐問諸兄弟及它事甚詳。將退。吾禱之曰。衡作惡如許。不知何以自贖。曰。盡捨平生服用。庶可救。可悉取所衣朝服金帶鞍馬之屬。施慧林寺。且飯僧數百。爲吾謝過。是日洪慶善適遊寺。見主僧言。

之云可以爲戒。未幾時復以六百千贖所施物去。竟以是年死。六事皆慶善說。

李邦直夢

孫巨源、李邦直少時同習制科。熙甯中，孫守海州。李爲通判，倅廳與郡圃接。孫季女常遊圃中，李望見目送之。後每出聞其聲，輒下車便旋。邦直妻韓夫人於牖中窺見屢矣，詰其故。李以實告。一夕夢至圃，見孫女踵之不可及，亟追之，躡其鞋。且以花插其首，不覺驚寤。以語韓夫人。韓大慟曰：「簪花者言定之象。」鞋者諧也。君將娶孫氏，吾死無日矣。李曰：「思慮之極，故入於夢。」甯有是。未幾韓果卒。李徐令媒者請於孫公。孫怒曰：「吾與李同硯席交，年相若，豈吾季女偶邪？」李不敢復言。已而孫還朝爲翰林學士，得疾將死。客見之，孫以女未出適爲言。客曰：「今日士大夫之賢，無出李邦直。何不以歸之？」曰：「柰年不相匹。」客曰：「但得所歸，安暇它問？」未及綢繆而孫亡。其家竟以女嫁之。後封魯郡夫人。邦直作巨源墓誌曰：「三女長適李公彥，二在室。蓋作誌時未爲壻也。」邦直行狀，晁無咎所作，實再娶孫氏云。強行父幼安說。

趙敦臨夢

明州趙敦臨爲太學生。政和戊戌年，詣二相公廟乞夢。夢云：「狀元今歲方生。」紹興乙卯，敦臨始登第。狀元乃汪聖錫，生於戊戌，時年十八矣。果符昨夢。

張太守女

南安軍城東嘉祐寺，紹興初有太守張朝議女。因其夫往嶺外不還，怏怏而天。藁葬于方丈。遇夜卽出，人

多見之。既久，寺僧亦不以爲怪。過客至，必與之合。有所得錢若絹，反遺僧。嘗有二武弁，自廣東解官歸，議投宿是寺。一人知之，不欲往。一人性頗木強，不謂然，獨抵寺。方弛擔，女子已出曰：「尊官遠來不易，客大恐誘之使去。」卽馳入城，解潛謫居而卒。有孫營葬憩寺中，爲所荏苒，得疾幾死。紹興二十年，郡守都聖與繫率大庾令遷之於五里外山間。今猶時出與村落居人接。予嘗至寺，老僧言之，猶及見其死時事云。

大庾震吏

紹興二十一年二月晦，大庾令連潛正午治事，書吏抱文書環立。忽黑氣自庭入，須臾一廳盡暗。雷電大震，吏悉仆地，令悸甚，手足俱弱，亦扑于案下。少頃卽散，眾掖令起。吏死者四人，二錄事二治獄者。蓋昔皆爲經界吏云。連令說

張端慤亡友

張端慤，處州人，嘗爲道士。平生好丹竈爐火。初與一鄉友同泛海如泉州，舟人意欲逃征稅，乘風絕海。至番禺，乃泊舟。二人不得已少留。鄉友者得疾死，張爲殯斂，寄柩僧寺。一夕寢未熟，而友至，呼其字曰：「正父公，酷好爐鼎，何爲也？」張悟其死，應曰：「吾自好之，何預君事？」卽閉目默誦大悲咒。纔數句，友已知曰：「偶來相過，何爲爾也？」卽去。久之復夢曰：「我與君相從久，今當遠別，不復再見。幸偕我行數步相送。」張諾之，與俱行數步。至一紅橋，友先行，語張曰：「君且止，此非君所宜過。」揮淚而別。旣覺，不能曉。後數日，廣帥王承可侍郎令諸剎凡寄殯悉出焚。張念其故人，命僧具威儀火之城下，收其骨，至一橋擲水中。乃夢中所至處也。時

紹興十八年張生說

六鯉乞命

汪丞相廷俊宣和中爲將作少監鄭深道資之爲同寮一日坐局汪得六鮮鯉將鱠之鄭不知也方假寐夢六人立階下自贊云李秀才乞公一言千少監乞命鄭曰不知君等何罪俱曰只在公一言鄭許諾既寤達之汪公汪曰適得六鯉將設鱠豈爲是邪遂放之鄭自是不食魚深道說

五郎鬼

錢塘有女巫曰四娘者鬼憑之目爲五郎有問休咎者鬼作人語酬之或問先世驗其真僞雖千里外酬對如響莫不諧合故咸安王韓公兄世良尤信暱導王令召之巫至韓府而五郎者不至巫踟躕不自安乃出後數日偶至靈隱寺鬼輒呼之巫詰其曩日不應命曰門神禦我于外不能達也

東坡書金剛經

東坡先生居黃州時手抄金剛經筆力最爲得意然止第十五分遂移臨汝已而入玉堂不能終卷旋亦散逸其後謫惠州思前經不可復尋卽取十六分以後續書之寘於李氏潛珍閣李少愚參政得其前經惜不能全所在輒訪之冀復合紹興初避地羅浮見李氏子輝輝以家所有坡書悉示之而祕金剛殘帙少愚不知也異日偶及之遂兩出相視其字畫大小高下黑色深淺不差毫髮如成於一旦相顧驚異輝以歸少愚遂爲全經云黃文善說

何丞相

縉雲何丞相執中在布衣時貧甚。預鄉貢。將入京師。無以爲資。往謁大姓假貸。閤人不爲通。捧刺危坐。俟命。主人書寢。夢黑龍蟠戶外。驚寤出視。則何公在焉。問之曰。五秀何爲至此。何第五。五秀者。其人呼秀才云。以所欲告。主人舉萬錢贈之。且曰。君異日言歸。無問得失。必過我。何試竟。復造其家。館于外廡。迨日暮。執卷徙倚楹間。主人髣髴又見黑龍蜿蜒而下。攀繞庭柱。就視之。則又何公也。心異之。密告何曰。君且大貴。毋相忘。已而何擢第。調台州判官。有術者能聽物聲。知吉凶。聞譙門鼓角聲。曰。是有貴人。誰其當之。或意郡守貳視之不然。凡閱數日。不可意。一日何乘輜出。術者見之。曰。此真貴人。角聲之祥。不吾欺也。何後以徽宗皇帝藩邸恩。至宰相。終于太傅。贈清源郡王。

潘君龍異

縉雲富人潘君。少貧。嘗貿易城中。天且暮。值大雨。急避止道傍人家。不能歸。因丐宿焉。不知其倡居也。倡夜夢黑龍繞門左。旦起視之。正見潘臥簷下。心以爲異。延入厚禮之。欲與之寢。潘自顧貧甚。力辭。至再三。強之不可。一日醉以酒合焉。自是傾家貲濟之。不問其出入。潘藉以爲商。所至大獲。積財踰數十百萬。因娉倡以歸。生子擢進士第。至郡守。其家至今爲富室云。

橫山火頭

常州橫山觀火頭。暑月汲井。得冰一片。有蛙立其上。方以手執冰。蛙躍去。乃食其冰。遂絕穀不食。初不知

書自此曉然後不知所之宣和中也。李彌正似表說

松江鯉

平江王子簡以四月八日至松江市魚鰕放生得巨鯉以爲鱠庖人取魚斷尾去鱗惟頭腹未殊忽躍入江中頃之索鱠庖人以告子簡不加責然意其魚死矣明年復以是日游松江如前市魚之鯉鱗尾殲焉庖人視之蓋昨歲魚也竟食之

夷堅甲志卷第十二十五事

林積陰德

林積南劍人。少時入京師。至蔡州。息旅邸。覺牀第間物逆其背。揭席視之。見一布囊中有錦囊。又其中則錦囊。實以北珠數百顆。明日詢主人曰。前夕何人宿此。主人以告。乃巨商也。林語之曰。此吾故人脫復至。幸令來上庠相訪。又揭其名于室。曰某年某月日。劍浦林積假館。遂行。商人至京師。取珠欲貨。則無有。急沿故道。處處物色之。至蔡邸見榜。即還訪林於上庠。林具以告曰。元珠具在。然不可但取。可投牒府中。當悉以歸。商如教。林詣府。盡以珠授商。府尹使中分之。商曰。固所願。林不受曰。使積欲之。前日已爲己有矣。秋毫無所取。商不能強。以數百千就佛寺作大齋。爲林君祈福。林後登科至中大夫。生子又字德新。爲吏部侍郎。

林氏富證

姑蘇人殿中丞吳感初。造宅坊塲旣畢。明日牆壁間遍印鶴爪。髣髴若林字。居數月。頗有怪異。往往至夜分。則白衣數人泣而出。吳君卒。其家他徙。同郡林茂先大卿舊得之。卜居才一日。見庭前小兒數十皆白衣。行至屋角不見。即命斫其地。未數尺。得銀孩兒數十枚。下皆刻林字。悉貨之。自此巨富。

雷震石保義

紹興十六年夏鎮江大雨雷電發屋撤木火毬數十衰于地長人不可數皆丈餘朱衣青袖持巨斧入一屠家屠者死之又入數家詢巡轄遞鋪石保義所在至軍營中得其居石生正抱子長人揮去之死斧下

焦山滿
老說

食鱖戒

紹興戊辰三月平江小民醉中食鱖魚誤吞其鈎線猶在口旁急以手牽之線中斷鈎不可出痛楚之甚幾不救旬日始能食

縉雲鬼仙

處州縉雲鬼仙名英華姿色絕艷肌膚綽約如神仙中人居主簿廨中建炎間主簿王傳表弟齊生者與之相好交歡如夫婦簿家亦時見之以詰齊齊笑不答一日與英偶坐而簿至英急入帳中簿求見甚力英曰吾容色迴出世人若見我必有惑志子有室家恐嫌隙遂成非令弟比決不可得見也居無何簿妻病心痛瀕死更數醫莫能療英以藥一劑授齊生云以飲爾嫂當有瘳世間百藥不能起其疾若不吾信則死矣齊先以白簿簿曰人有疾而服鬼藥何邪妻雖病困然微聞其言亟懷藥服之少頃卽甦明日而履地舉室大感異之踰年齊辭歸英送至臨安城外曰帝城多神明不可入將告別英泣曰相從之久不忍語離觀子異日必死於兵吾授子一炷香願謹藏去脫有難焚之吾聞香煙卽來救子但天數已定恐不可免爾既別而齊生從張王俊軍淮上與李成戰竟死久之他盜犯縉雲吏民奔竄及盜去堂吏某中

奉者。據主簿官舍。簿乃居山間。英至山間。簿妻何以未反邑。具以告英。英曰。吾能去之。盛飾造中奉宅。因稱主簿侍兒。厲聲譙責。忽不見。中奉大恐。急徙出。嘗有部使者至邑。威嚴凜然。官吏重足正坐廳事。一婦人緩行廡下。歷階阨而升。訝之以詢從吏。皆不敢對。會邑官白事。語之曰。諸君婢媵不爲隄防。乃令得至此。眾以英爲解懼甚。卽日治行。後轉之丞廳。丞爲所染。訟檄案行經界。英亦同塗。丞未幾死。邑令趙道之欲去其害。齋戒數日。將奏章上帝。英已知之。語令曰。吾非下鬼比也。若我何。俄齋室振動。令家大小皆病。遂不敢奏。至今猶存。闔丘甯孫叔永說

宣和宮人

宣和中有宮人得病。譫語持及縱橫不可制。詔寶籙宮法師治之不効。盡訪京城道術者。皆莫能措手。於是閉之空室。不給食。如是數年。有程道士者。從龍虎山來。或以其名聞。命召之。上曰。切未可啓戶。彼挾刃將傷人。道士請以禁衛數百。執兵仗圍其室。三匝隔門與之語。且投符使服。宮人笑曰。吾服符多矣。其如予何。遂吞之。已而稍定。曰。此符也得。道士遂啓門。宮人譊譊不已。然旣爲符所制。不能出。道士以刀劃地爲獄。四角書火字。叱之曰。汝爲何鬼所憑。盡以告我。不然。舉輪火焚汝矣。不肯言。取火就四角延燒。始大叫曰。幸少寬我。將吐實。道士爲滅去兩角火。乃言曰。吾亦龍火山道士。死而爲鬼。凡丹呪法籙。皆素所習。故能解之。不意仙師有真符。今不敢留。願假數日而去。道士怒曰。宮禁中豈宜久此。必速去。卽入奏曰。此鬼若不誅殛。必貽禍他處。非臣不可治。遂縛草爲人。書牒奏天訖。斬之。宮人卽蘇。

京師道流

京師有道流居城外。夢一神將告之曰：帝遣我等五百輩，日侍左右，從師行持。自是法大振，嘗騎驢入城，見一村民急下驢語之曰：有妖鬼隨汝，不可不除。命俱至茶肆，市人千百聚觀。道流遣神將杖之，民號呼不已。杖畢，飲之以符，即如平常。有惡少年語眾曰：第能杖有鬼者，不能杖我。道士大怒，又叱神將杖之。二百惡少年受杖，號呼如前人。且謝罪，乃釋之。未幾復夢神人來告曰：帝以師妄答平民，令吾特牒盡索神將，既寤，法不復行，得大病幾死。二事強幼安說

倉卒有智

秀州士大夫家一小兒，纔五歲，因戲劇，以首入搗藥鐵臼中，不能出。舉室無計，或教之使執兒兩足，以新汲水急澆之。兒驚啼，體縮，遂得出。又有一兒觀打稻，取穀芒，塞口中，黏著喉舌間，不可脫。或令以鵝涎灌之，即下。蓋鵝涎能化穀也。二者皆一時甚急，非倉卒有智，未易脫也。聞人茂德說

汪彥章跋啓

錢塘關景仁子開爲稅官，爲其下告訐，郡守械之獄。子開弟子東注往會稽，告急於兵部侍郎汪彥章。汪爲馳書屬杭守，事遂釋。子開具啓謝汪，未達而死。子東爲致之。汪書其後曰：解晏子之驂，昔曾仲於賢者，挂徐君之劍，今有感於斯文。

六合縣學

眞州六合縣自兵戈後。學舍焚燎無遺。諸生相與築茅屋十數間。以居久之。議欲遷徙。初邑有廢寺。當羣盜旣息。一僧出力丐錢經營之。嘗取石郊外。得兩大石。頗平。移置諸殿前之溝上。若橋然。凡累年。寺略成。而主僧死。無有繼者。縣因卽其宮爲學。方聚工葺治。揭溝石去之。其陰大刻縣學兩字。莫知何歲月也。則此寺當爲學校。疑若冥數云。縣人崔嵩叔詹說。

高俊入冥

昔東坂先生居儋耳。有處女病死。已而復蘇。云追至地獄。其繫者率儋耳人也。近夔州戍兵高俊。事大類此。豈非所謂地獄者。一方各有之事。託人以傳。用爲世戒歟。俊家睢陽。世爲卒。隸雄威軍。紹興二十二年正月辛亥。登夔之高山。逢一人披髮執杖。出符示俊。曰。受命追汝。俊恐怖亟歸。彼人隨之不置。俊至家。舉食器擲之。彼人怒。扼其喉。俊立仆地。卽覺從而西。且行且出其符。凡大書數行。後有押字。俊不識也。行久之。路正黑。俄豁然明。見城郭嚴峻。四隅鐵扉甚高。四顧廛市列肆。如一郡邑。其中若大府。兩廡囚繫幾滿。一女子懸足於桁。吏曰。前生妄費膏油以塗髮。故懸以瀝之。又一女反縛以鉗。鉗其舌。吏曰。生前好搖唇鼓舌者。後所識甯江都將。荷鐵校曳鐵鎖。獄卒割剔其股文。血肉淋漓。形容枯瘠。不類人。左右破腦者。折脛者。折肱者。穴胸者。百十人環守之。吏曰。生前賊殺無辜者也。一部將亦同繫。箠掠無全膚。次則市之鬻麵者。曰。冉二死已數年矣。前烈一大甕。畜腐水敗泔。其七已空。吏曰。是嘗弃麵與水漿。今積于此。日使盡三杯。又有鬻錫者。黃小二爲獄卒。勞問俊曰。汝何時來耶。與俊同曹追者。凡三百餘人。奉節令趙洪。先一

夕死。亦彷徨庭下。堂上黃綬主者呼俊曰。汝以何年月日時生乎。俊曰。俊年二十五歲。六月二十四日辰時生。主者披籍曰。吾所追乃生于己時者。使俊止以俟命。其它一一問如前。有卽荷校驅而東去者。亦有閉諸廡者。庭中壯士金甲持斧立。俊進揖曰。主者留俊。而未有以命。奈何。曰。吾爲汝入白。頃之出。曰。可去也。戒一童曰。速與偕行。或埋瘞則無及矣。童導俊由始來之路。其正黑者旣窮。卽失此童。惟望西而行。殆數里登山。下有河流。溺者不可計。官曹坐岸上。使卒徒擁行人入于河。入者爲魚龍所噉食。能涉而得岸者。百不一二也。益大恐。奔及重嶺。乃東行至平川。二徑交午。不知所適。憩川上。伺過者將問津。有犬來牽俊衣。趨左徑。凡七里許。復失犬。獨進踰前岡。抵大溪。甫過橋而橋壞。後一騎來。迫壞橋呼曰。急治橋。尋有四五人負大木橫其溪。騎者不克度。俊俞益疾步。踰時達夔之東津。視其體則裸也。或詬之。歐其背。遂驚寤。蓋死二日。家方謀瘞之云。晁公邁作說。

鼠壞經報

邵武泰甯瑞雲院僧有貴持律甚嚴。嘗坐方丈。有新生鼠三四繼墮於前。諦視悉無足。命取梯探其穴。迺鼠母用金剛經碎以爲窠。是以獲此報。董文蕃說。

誦天尊止怖

陳季若言平生多夢。怖不能獨寢。每寢熟必驚覺。甚患之。夢有教者曰。但持元始天尊靈寶護命天尊號。每日晨興焚香誦二號。各三十過。久當有益。如其言。不一歲。怖心不萌。或夜獨臥古驛中。亦無苦。至今不

少懈。

僧爲人女

僧善旻者。長沙人。住持洪州觀音院。已而退居光孝之西堂。紹興二十三年秋得疾。鄱陽董述爲司戶參軍。攝新建尉。居寺側。憐其病。日具粥餌供之。旻每食必再三致謝。光孝主僧祖璿諒之曰。汝爲方外人。而受俗人養視如此。惓惓有欲報之意。以我法觀之。他生必爲董氏子矣。旻雖感其言。終不能自克。時董妻汪氏方娠。璿陰以爲慮。而董旦暮供食。情與親骨肉等。旻病益篤。以十月二日巳時死。寺中方撞鐘誦佛。外人入者云。司戶妻免身得女矣。較其生時。旻適死云。女數月而夭。祖璿說。

向氏家廟

欽聖憲肅皇后姪向子篤妻周氏。賢婦人也。初歸向氏。自以不及舅姑之養。乃盡孝家廟。行定省如事生。未嘗一日廢。歲時節臘。於烹飪滌濯。必躬必親。政和間。隨夫居開封里第。得疾。於夢中了了見五六人。若世間神廟所畫鬼物。內一人取所佩篋。出紙小幅。滿書其上。字不宜識。旣而斷裂作丸。如所服藥狀。取案上湯飲。勸周曰。服此卽安。周取服不疑。旣覺。卽苦咽中。介介噎塞。飲食不能下。疾勢且殆。周自念此非醫所能爲。而世間禳禳事。又素所不信。但默禱家廟求祐。數日後。因服藥大吐。始能進粥。且肉食。旣有間。夢仙官乘羽蓋車。冉冉從空下。儀從甚盛。升堂坐。取前五六鬼。極撲于廷。如鞠問狀。諸鬼取醫所治藥。與所餘粥肉之屬。各執以進。曰。所見惟此耳。內一鬼乃書帛作丸者。獨戰栗懍懼。於唾壺中探取丸書。展之。